

谢宏作品

我很重要吗

WOHEN  
ZHONGYAO MA

四川当代  
散文名家8大家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 
海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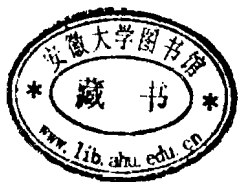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当代短篇小说 8 大家

邓一光 / 主编

谢宏作品

# 我很重要吗

WOHEN  
ZHONGYAO MA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很重要吗 / 谢宏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 
2012.1

(深圳当代短篇小说八大家)

ISBN 978-7-5507-0263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2004号

## 我很重要吗

WO HEN ZHONGYAO MA

出品人 尹昌龙  
策 划 冬 凤  
责任编辑 张小娟  
责任技编 蔡梅琴  
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 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  
网 址 www.htph.com.cn  
订购电话 0755-83461001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  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  
印 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70千  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  
定 价 26.00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目录

爸 爸	/001
飞翔与坠落	/017
朗诵会	/038
谁的头发最迷人	/055
争 气	/072
当日子变成石头	/087
代	/105
彼 此	/113
雨夜劫案	/131
说 话	/142
都市蜗牛	/155
爱情病例	/169
水土不服	/185
我很重要吗	/204
成人游戏	/221
关于小说的闲话(后记)	/234

爸 爸

## 1

每每一谈到我爸，我难免会伤感起来，在我看来，他的这一生，现在就可以做总结了：前半生，有过不错的单位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矿山和供销社待过，是个会计；拿的工资，与别人相比，也算高的，就单位的领导比他高；还娶了我妈，她当年漂亮年轻，让同事暗地羡慕不已。后半生呢，曾经一度借酒浇愁，让家里鸡犬不宁，几乎一事无成。而现在，他在家里打发剩余的人生时光。

要说起这些来，不但他伤心，也将我们的心伤透了，直到现在，我和他几乎无话可说。说得严重点，他和家里的人，也几乎这样，即使他想和我们搭话，我们也感到厌烦。就好像这会儿，他又从卧室出来，右手提拉着裤头，一拐一拐，将身子挪到客厅，看来他有话要说。

此时，我们刚吃好饭。我半躺在躺椅上，我妹坐在沙发上，我们家的辛巴呢，也懒洋洋地卧倒在沙发下。我边看电视，边和我妹聊天，谈的是股票。她也算是资深股民了，我这样说的意思，不是说她做股票的年份长，而是被套牢几年了，她最经典的操作，就是将一只股票在七元的价位买进，然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，看着它下跌到了七毛钱却束手无策，也就是说，她的股票缩水了十倍！据她说，二〇〇六年这轮牛市到来后，这只股票又跳到七元之上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

上乐开了花。

阿玉啊，你不要去玩了，比你聪明的人多得是！我爸的开场白是这样的。他挪动到沙发前，辛巴就主动起身，让开了，躺到了我的左手边。看看，这辛巴，我们都没教它，它就那么有灵性。大家可能会想，它怎么这么聪明，会给我爸让座呢？我告诉你吧，辛巴的确聪明，自我带它回家那天起，它好像就懂得许多人情世故似的，比如，它从不咬烂家人的鞋子，也从没打烂过放在比它还矮的茶几上的茶杯，也就是说，它能察言观色，善解人意。它从沙发的位置让开，是因为它知道，我爸不喜欢动物！包括像辛巴这样可爱的金毛犬。尽管它听不懂我爸的话，但它会观察的。而我们呢，能听懂我爸的话，也装作没听见，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话。

其实，家里人都知道，我爸为什么一提股票就心跳。当然啦，一九九二年的时候，他看见别人都从股票上赚了好几桶金，这样的财富故事让他也心动了。你想啊，他调来深圳好多年了，可所在的公司，虽然还没倒掉，但也快断气了，拿到手的工资福利，就可想而知了，这让他从以往的家族靠山，沦为了受救济的对象。叔父没去香港之前，家族里要出钱的事务，都要劳我爸操心的。可回深圳后，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也难怪他对处境感到沮丧，对财富心动了。

他心动的结果，就是让我弟来找我，想让我帮他操作股票。因为他觉得我读的是金融专业，肯定也能帮他提回几桶金子。可当时我并没兴趣，这可把他给急坏了，对我痛斥责骂，无奈那时我翅膀已硬了，将他的话全当是耳边风。最后他只得让我弟给他操办，亏了之后，他就自己操办，结果更是亏得一塌糊涂，见我都没好脸色，好像是我给他亏掉的。

据我妈说（她是偷偷告诉我的），我爸对股票有那么大

的热情，是当时他想买房子，可钱不够。后来，我努力了好些年，和夏攒了些钱，给家里买了房子后，他终于将亏得差不多的股票抛了，安心地过起了退休生活。综上所述的原因，他一想到当年的荒唐事，难免就会心惊肉跳，他对我们做出这样那样的劝诫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说实话，这些并不会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我这里想和大家说的就是，他这一辈子让我觉得还值得佩服或说羡慕的：一是他娶了我妈，即使他过得那么糟糕，我妈也没离开他，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，这说明他蛮有福气的；二是在那么多糟糕的日子里，他居然有办法让自己的睡眠质量都比我们好。这也是让我愤愤不平的地方！你想啊，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年里，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，几乎就因为他，是他让我睡不踏实。

为什么呢？既然都说到这分上了，我就都说了吧。从小到大，我爸没夸过我，这让我很自卑，所以也就很努力，想证明给他看，我是行的，所以干什么都很努力。这有好处，就是想天天进步。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人太敏感了，太认真了，弄得自己神经过敏，睡眠质量自然就差了，甚至还失眠，这毛病一直折磨我到现在。

现在还好，是白天，而且我不和他同住。刚才，也不只是刚才了，他自从中风康复到现在这地步后，就不和家人同时吃饭了。我妈伺候他吃好后，我们才开饭的，此时他已经刷牙回卧室去睡觉了。经常我们都以为他睡着了，我们在饭桌上谈论某个问题的时候，一时没注意，就会见到他又从卧室悄悄地挪了出来，或去洗手间，或又坐到了沙发看电视，有时还自言自语说几句话，这些话都与我们的谈话有着某种似是而非的联系，这让我疑心他刚才是否真的睡着了。



现在也是这样，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见我们没搭话，也是自言自语发表他的看法，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听听他的话就知道了。他说，这是政策市！你知道政府什么时候出招，出什么招吗？不知道吧？！你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下药？谁也不是神仙！可他说他的，我们说我们的，当然话很少，尽量不去刺激我爸。

我边说话，还伸出左手，去抚摩辛巴的脑袋，可也不敢放肆，怕我爸受刺激，受伤，认为我宁愿搭理辛巴也不愿意搭理他。我这时候，最希望的，就是他赶紧回卧室睡觉，那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，去与睡眠同床。

## 2

其实，一谈到我爸，我就会将他与睡眠联系起来；一谈到睡眠，我也情不自禁会想到我爸。他最让我羡慕的，就是无论遭遇什么事情，他都能想到办法，让自己睡个踏实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我这里说的年轻，是他来深圳之前，还在粤北一个小镇的供销社工作的时候，那时他才三十多岁，养育了我们三个小孩，正当年富力强，我妈也年轻漂亮，他的同事总是找机会表达他们的妒忌之情，而他表面不动声色，也许正暗自得意呢。当然，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顺利的，他也一样，在单位上，他是个会计，对钱财的流向十分清楚，也就因此承担了这方面的压力，成为各派的争取对象。

我记事清楚的年代，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那时会议多啊，大会小会，经常开这样那样的会，公社开了大会，单位还要开小会。对此，我感觉我爸挺心烦的，可他又不敢说，他总

是对我说，有人来找他，就说他不在。

其实他经常在家，他不在于家里，能去哪呢？有人也许好奇，他在家干什么呢？我那时不敢告诉别人，否则真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。他就在家里睡觉！

一听到有人来敲门，其实，也不是敲门，就是隔了一道竹片做的栅栏门，在门外喊，老谢，开会！这时候，我或我妈，经常是我，就会走出来。出来是为了挡驾。来人会问，你爸呢？我就答，不在家。刚开始，我说话时，不敢看来人的眼睛，因为我心虚。因为我爸也经常教育我们，不准撒谎。每次我撒谎了，他都要用门后赶鸡鸭的棍子揍我。但当时我不得不撒谎。

后来，我说多了，也就不是敢不敢看来人眼睛的问题了，我是懒得看了，我只将上次说过的话重复一次就得了。也奇怪，来人听了，就啊了声，咽了口口水，就走了。现在想来，还好啊，我爸我妈的成分不错，而且那时候好像社会的神经也没绷得那么紧了。否则，真的不敢去设想是个怎么样的结局。

白天，我爸就窝在里屋。我刚开始还以为他肯定是干瞪眼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受啊，我要是睡不着，也是这样难受得翻来覆去的。我妈将这形象地说成是“烙烧饼”。可我这是白担心了，我担心的却是另一回事，就是，没多久，我就听到我爸的鼾声震天动地的，吓得我或我妈赶紧将敞开的门关上，提防外面走过的人也能听到。那时候想都不敢想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他在家睡觉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发觉他有心事，具体表现，就是喜欢在睡觉前，躺在床上抽烟，还边喝酒，将口水就吐在地下。那也没什么，那时候，谁会有我们今天的卫生意识啊，痰就是吐地下的嘛。我对他喝酒本来就烦，但也没办法，白天还好，夜晚可就要我的命了。

那些日子，他经常喝醉酒。他这人胆子小，只好采取用喝醉酒骂人的方法发泄。他指桑骂槐，好像骂的是隔壁的一个同事，但我却不明就里，老是疑心那个同事是否想谋害我们，以至于我终日总是惴惴不安的。

过了好多年后，我家调回深圳后，才听我弟说，是因为那个同事贪污，我爸给他瞒了过去，但后来他却不知恩图报，反而对我爸暗中落井下石。而我爸虽然烦躁不安，但对睡眠的痴迷，却痴心不改。他喝醉了，要找的去处，自然是床了。

这让我妈既担心，又觉得放心。她总认为，只要不走出这小小的天地，就是安全的。所以我爸怎么折腾她，她除了哭一阵，也就好了，照样给来我家和我爸喝酒的人烧水端茶，拖干被茶水搞湿的地面。

这些时候，我总是匆匆进了客厅，闪进里间，关上房门，拉开抽屉，翻出我玩具的零件，匆匆又躲出去玩。我爸和朋友们的酒话总让我心惊胆战，总有种什么时候就要灾祸临头的不安感。我在和小朋友玩耍的时候，心里对步步逼近的夜晚更感到惴惴不安。那时候，我不得不和我爸在同一个房间里相处。

那时我家小，就一厅一室，我和我爸睡，我妈和我妹我弟睡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半夜醒来，发觉我爸不在身边了，而我妈那边，却传来了她的哭声。很压抑。这压抑让我大气也不敢出。直到我爸回来，我还在装睡。

很快，他就又睡着了，手却伸了过来，按住了我的胸部，在抚摩，这让我浑身不舒服，翻过身去，他的手却又跟了过来。我厌恶地推开他，他也没醒过来，嘴巴哼哼着，继续睡。没过多久，他的鼾声又起了。

我翻身起床，拉亮电灯，将肚子里憋下的一泡尿放了出

来，我睡眠朦胧中，发现两条内裤，搭在了床边的椅子上，我在疑惑中，喝了一口放在竹筒里的冷开水，重新又爬上床，跨过我爸的身体，睡下，身子又往里挪了挪，用被子和他隔开。我经常就这样，听着他的鼾声，在各异交织的梦境里，艰难地熬到天明，以至于一整天脑袋都晕乎乎的。

现在想想，我的失眠症，肯定就是那时候落下的。由此我对我爸痛恨不已。但他是我爸，一个人只有一个爸爸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平常，我很害怕和别人谈起爸爸来，别人一说起自己的老爸，都显出很崇拜的神情来；而我呢，大多是痛恨和痛苦。

别人要是问我，你崇拜你爸爸吗？我通常会说，不崇拜！但我很佩服他，他那么能睡！这话我说得杀气腾腾的。我想，也许他那么能睡觉，是因为他剥削了别人的睡眠吧？说佩服他这点，不如说是痛恨！

### 3

本来，我们都以为，他的一生就那么度过了，这样的想法也让我们心怀恐惧。没想到，在他步入中年的时候，却迎来了转机，可以说是命运的转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，叔父们都随偷渡风潮去了香港，丢下一大家子老的小的无人照顾，这责任自然落在了我爸的头上。

我爸也以照顾他父母的名义调回了老家。当然，回来需要照顾的，还有叔父的几个小孩。另外呢，我爸也透露了回来的设想。他说，他希望能改变的，不单是他的命运，而是下一代的，也就是指我们了。他说得语重心长，眼睛里充满了憧憬。

可命运不济，他所调到的公司，生产并不景气，总是处于停产状态，因为环保原因需要关闭，而新厂又处于建设当中。工人在等待之中期待，我爸却想再次调离，可他这人生性清高，木讷而不善交际，所以事情总也没个着落。

那时我们兄妹三个还处于花钱的年纪，我妈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，只在花场、菜场、手表厂打打临工，所以我爸深陷沮丧之中，终日借酒浇愁而不能自拔。

别人醉酒要打人，我爸不，他就骂人。他骂别人，都只在喝醉了骂，否则他是不骂的，还笑咪咪，与醉酒时判若两人。此时我已上高中住校，最惧怕的就是回家取生活费，我在他醉醺醺的话语中胆战心惊。

我的睡眠总是那么糟糕，入夜我的神经异常敏锐和脆弱，听得见风在屋顶跺了脚尖走路的声音，也听得见隔壁老何的咳嗽声，我爸那震天动地的鼾声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过了许久，又听见他翻身下床走路的拖鞋声，去解手的声音，他返回来顺手抄起酒瓶，猛地喝一口的声音。然后，我听见我爸的鼾声，又猛然响起，甚至我还听见另一间房子我弟翻身的声音。

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他白天骂我没出息，还比不上养一头猪合算的时候，我是不出声的。也不知道用什么反击他，所以不出声。而在夜晚，我抱了枕头哭，泪水打湿了厚实的枕头。我真想用刀砍了他！而且那时候，要做的话，也很容易，他总是处于一种昏睡状态，对床那么迷恋，我可以随时走进来，用刀就可以轻而易举结果他。

当然了，我强调，一定要用刀，否则就不一定顺利完事，因为那时我还不够强壮。其实，我也知道，这不是关键原因，而是我下不了手！这要归功于我爸平常的言传身教，他总是告诫我们要做善良的人，老实的人。他肯定没想到，他这样教育

的结果，是自己也成了受益者，只是他从不那样去想，总是觉得他有点吃亏了，他偶尔会发牢骚，说老实人吃亏，他没想到自己也是受益者，否则，他就麻烦了。这些秘密，他从前不知道，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的。

他这酗酒的恶习，让我们所有人都远离了他，即使我妈，即使我们是他的孩子。当然，表面上，我们还不得不靠近他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我们离开他，就不能读书，甚至没饭吃。其实现在想想，也不至于那么严重的，那么多人像我们那么大的时候，也是靠自己的手养活自己的嘛。但那时我们有这样的担心，所以，我表面靠近他，但内心远离他。有时候我想想，这些他也知道的，即使经常喝得醉醺醺，他也知道的，他是个蛮聪明的人嘛。你想啊，他十六岁读完初中，成为围里学历最高的人，然后远离老家，去了粤北工作，而且还蛮出色的，成了让家族里羡慕和敬重的人。

当然，后来落到这样的地步，他是没想到的。可他始终还是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人，这从他经常在醉话中透露的信息就略知一二了。比如，他说了能娶到我妈这样好的女人，是三生有幸；又比如，他能安稳地躲过诸如“文革”这类大灾难的摧残等等，你就知道，不聪明能过得了关吗？连我妈都说了，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就是还比较平安地躲过了那么多风浪。

由于公司的不景气，我爸的工资没见涨过。但深圳市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不断高涨，消费水平当然也见涨，这让我爸心怀焦虑，考虑再三，终于决定开了个小杂货店来帮补生活开支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由厂房改造成的房子里，下楼就是办公室，我爸除了每月月底做一次报表，抑或是给厂长或某个员工办理个报销手续什么外，他在单位里和其他员工一样，无所事

事，所以他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小杂货店里。

我不知道，当他坐在小店里卖香烟汽水等杂货时，心里有没有感到委屈和郁闷？我无从猜测，因为，以前在供销社做会计的时候，他也利用闲暇时间，自己养过鸡鸭，甚至还养过猪呢。现在想来，也许这样的经历，不至于让他太过受伤。

我想自己也从中受益过，要不，我从银行辞职，去新西兰探亲期间，和夏一起去做清洁工作，也没感到有多么的委屈啊。而我一些朋友听说后，说简直不明白我如何能放下身段屈尊去做这等工作。我当时也感到不解，现在细细想来，大概也是受了我爸的影响吧。

我还是回头说说一九九二年吧，这年与股市有关，一说与股市有关，也就是与现在有关，因为当时我没做股票，但后来自己零星做了点，现在则是做得蛮疯狂的。那时小杂货店的收入，加上我爸的基本工资，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开支。但我爸心里有个念头在滋生，一旦成长起来，他也就不能让它自生自灭了。

那时候，我已大学毕业，分在银行工作，自己拿工资了，再也不需要回去向我爸拿生活费了，而且每逢节日，还能带钱给家里了。当然，这些钱我是交给我妈的，虽然以前我是从我爸手上拿生活费的，但我也只愿意将钱交给我妈。我爸嘴上没说什么，我也没说什么。

后来，有一天，我爸委托我弟跟我说，他想委托我做股票。我当时正被诗歌烧昏了头，根本就无暇顾及什么股票，我就说不干，说得干脆利落的。而我爸认为我是白养了的。只得委托我弟做，看我弟做得不理想，我爸又愤而自己接手做了。

初时，我并不知道他做的成绩如何，但我是看不好的，原因嘛，我一回去就看明白了。每次节日我回去，带了钱和单位

发的东西，他迎接我的，还是醉醺醺和惺忪的睡眼。我想，这副模样怎么能做出成绩来呢？我是持怀疑态度的，但我还是懒得去理他，也懒得打听。只要一碰到有关他的话题，总是要和酒联系起来，要和笑话联系起来。连我姑妈都说了，没救了没救了，自己不要脸，子女也要脸皮啊！

哎！我是离得远，听不见，也看不见，这就心不烦了。但节日回去除外。后来，听我弟说，他的股票亏损巨大，那巨大的窟窿，他伤心得只好用涓涓的白酒来填补了。当然，还有泪水，我看见过他流泪的。因为后来，我见他开始关注起彩票来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是五一节，我回去了。饭桌上我们默默地吃着。我们吃饭是这样的，说话的除了我爸外，是没人说话的。正如他说的，吃饭要有吃饭的样子，其中之一的规矩，就是吃饭不说话。当时他正喝酒，吃饭时他是不吃饭，只喝酒的。他边吃菜边喝酒，当然手上还拿着烟，自言自语说着醉话。

突然，他停了手中的筷子，这动作吓了我们一跳，还以为又要出什么事情了。那么多年来，他总让我们处于不安中，我们都很注意看他的身体语言。这次他是放下手中的筷子，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本子，看着电视在做记录。后来我发现，他是记录中奖的彩票号码。

事后，我带了点嘲讽的口气谈到这件事情。其实我是对我妈发牢骚的，我不赞成投机取巧的，这也是小时候我爸教育我们的。他总是说，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！没想到我说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我爸的耳朵里了。

晚饭后，他先灌了几杯酒，然后带醉骂了我。他说，我不就只能靠这了吗？除了这途径，我还有什么方法呢？！他边骂边流泪。后来，我妈偷偷告诉我，他想买房子了，三房一厅



的。而当时我们也没办法帮上他。他骂完我后，喝光酒瓶里的酒，又丢下酒杯，睡到床上去了。那一年，他五十多岁了。

而我是一夜没睡。

#### 4

我爸那杂货店开了好几年，我也年长了好几岁了。我妹早就离开家里，到东莞去谋生了，后来据她说，初中毕业后，再也受不了我爸的冷嘲热讽，她不想再吃家里的；而我呢，经济情况在一天一天好转，除了赚钱养活自己，还能给家里点钱了；剩下的就是我弟了。

他还在上大学，也要钱用的，但他不向我要，除了去大学报到用了我爸的钱外，接下来的四年里，他基本靠勤工俭学养活了自己，也交了学杂费。家里的一切，都朝好的方向发展，这是个让我们欣慰的情况。

本来，我以为这一切变化，会让我爸戒掉让他丢尽颜面的酒，可他不，继续他的爱好。每次我回去，总会不自觉地又陷入从前的生活中，这让我十分不快。你想啊，时代在进步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，也有了新意和进步。我刚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生是为快乐而生的，所以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快乐点，让自己看到生活的阳光面。可由于与我爸的再次相遇，我的生活又在倒退，又陷入泥潭里，从前的阴霾又再次笼罩在眼前，这让我很不愉快。而他的生活照旧，也深陷在从前的泥潭里，醉眼朦胧。

每次回家过节，我依旧夜无睡意，我总是待在电视机前，将通宵电视看到底。其实，即使那个时候，我也是忐忑不